

論約翰·克萊斯夫

新譯文叢刊

法·阿·拉貢 著
陳占元 譯



平明出版社

84
C3

新 譯 文 叢 刊

論約翰·克利斯朵夫

法·阿·貢著 陳占元譯



平明出版社刊行

• 1950 •

新譯文叢刊

論約翰·克利斯朵夫

著者	譯者	編者	發行者	定價
法·阿拉貢	陳占元	巴金	平明出版社	四元五角
			上海汕頭路八二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〇五年四月

(初版二〇〇〇冊)



Arapon

Jean Christophe et ses frères de Chine

Je ne connais ni Europe, ni Asie.
Je ne connais que deux races au monde : —
celle des âmes qui montent, — celle des âmes
qui tombent.

D'un côté, l'élan paternel, ardent, féru,
intéresse, des hommes vers la lumière, — l'oubli
lancé : la science, la beauté, l'amour des
hommes, le progrès, le bien.

De l'autre, les forces oppressives :
les tentatives, l'ignorance, l'opacité, les préjugés
fanatiques, la brutalité.

Je suis avec les premiers. D'où
qu'ils soient, ils sont mes amis, mes alliés,
mes frères. Ils ont gagné la liberté, la
grande pensée, les provinces. Et le bien
de tous est le Dieu Soleil.

Janvier 1925

Romain Rolland

約翰·克利斯朵夫給他
在中國的弟兄們的文告
(羅曼·羅蘭手跡)

論約翰·克利斯朵夫

一 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再評價

我還不到十六歲，一個老處女，（她當日祇有三十五歲，我就這樣地稱呼她，）我母親的朋友，她有一隻不能再長的鼻子，一種多汗的皮膚，一束世界上最難看的金黃色頭髮，頸上圍着一條白緞帶子，這個老處女與高采烈地對我講起約翰·克利斯朵夫。使我起初以為他定是一個她鍾情的歌手。我不知道她愛好文學。她上我們家的時候使我厭煩透了。她的推薦是不高明的，而我也不會想到去看那部小說，假如她沒有說過：『世人分成了兩個部份：分爲愛羅蘭的人和恨羅蘭的人……』的話，我很想知道我是和哪一部份的人站在一起的。

可是得啦，我當時祇有十六歲，要把這些書都買回來麼？得花上三十多個法郎！我認

爲向那個老處女借錢是丟臉的事情：她因此會見到我多少有點看重她所說的話，怎麼辦呢？我母親是奈義大街一個借書處的長期讀者。她有時捐幾本書給我。我花了一個月功夫慫恿她把約翰·克利斯朵夫給我一卷一卷地借回來，卻不讓她曉得我起意要看這部小說。我的目的終於達到了。

我一口氣或差不多一口氣讀完了這部小說的最初四卷，心裏有點失望：這個德國青年音樂家對我有甚麼關係呢？我沒有瞧見自己已入了它的彀中。讀到『節場』，我纔察覺到這部小說的重要性：就在於它對我講到巴黎的地方，巴黎對於當日作爲一個中學生的我，是和那個生長在萊茵河畔的旅客一樣陌生，一樣新奇的。當我把全書讀完了，（初讀『安多納德』時，我感到厭煩，）我又把這部小說一卷一卷地再讀一遍，從主人公的晚年追溯到童年，主人公一生給我的印象和初讀時顯得完全兩樣：那從前使我無動於中的地方，他在德國渡過的少年時代，他的童年時代，他的孩提時代，正是這些日子突然感動了我。『燃燒的荊棘』、『復旦』，實在給過我一種火熱的情緒，好像當孩子們

瞧着成人生活，自己卻沒有被人看見的時候一樣。不過我倒並不注意到一點。我祇想理解約翰·克利斯朵夫的童年，恰巧和一般小說習有的程序相反，我得從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晚年讀起：正如，我意指顛倒過來，小說家慣於把主人公的童年講給你聽，使你理解他的成人。我又得把克利斯朵夫的這次旅行，在地理上說，倒過來走：從法國出發，使我對於德國發生興趣。

我們是在一九一三年，而我也像許多人一樣，覺得在這個年頭觸到一種對我生死攸關的東西。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歷史很快就把它告訴給我了。

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文學上的現象在一種不僅光被我母親的女朋友們和中學生們的榮華之後，還充分地值得人們的思索麼？我們曾好好地想像到這個怪物——就是說，在一堆定價三個半法郎，實價三個法郎的小說中間，這個篇幅浩大的故事——的意義麼？這種對於當日時尚的小說的安靜的否定：當日，就是保爾·布爾日●和畢哀

爾·羅遜^①的時代，也是在從巴雷斯^②到保爾·亞當^③中經馬賽爾·斯華勃^④的小說裏面所見到的『美文』(l'écriture artiste)的時代。這些作家最好的和最壞的作品創造出一些條件，一些時式，使約翰·克利斯朵夫成爲一部讀不下去的小說。比約翰·克利斯朵夫更毅然決然地走逆流的作品再沒有了。

根據作者的話，他起意寫這本書雖在一八九零年春天，在羅馬的法國考古學院，^⑤若干草稿卻早在一八八八年當他還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⑥念書的時候就已經擬好了；不過他祇在一九零一年才動筆寫約翰·克利斯朵夫。羅蘭當時有三十五歲。第一卷

- ① Paul Bourget 法國當代小說家（一八五二—一九三五年。）
- ② Pierre Loti 法國當代小說家（一八五零—一九二三年。）
- ③ Maurice Barrès 法國當代小說家兼政治家（一八六二—一九二三年。）
- ④ Paul Adam 法國當代小說家（一八六二—一九二零年。）
- ⑤ Marcel Schwob 法國當代散文家兼小說家（一八六七—一九零五年。）

小說在一九零四年問世。最末一卷在一九一二年。因此這是一部成熟時期的作品，哪怕這部作品的根株潛隱到作者的青年時代裏面。從三十五歲到四十六歲，羅曼·羅蘭爲這部巨構絞盡腦汁。他本人也不知道被投進時代慘劇的中心。在一八九零年左右，一個主人公的選擇會把他領到什麼地方去呢？這個德國青年，有悲多汶的外貌，從一個小城市走出來，——在這個小城市裏面，還有這些大公爵之一統治着，甚至在成爲一個帝國

⑥ Ecole française archéologique à Rome，專爲研究意大利紀念物及圖書館而設，凡高等師範學院、古典學院（Ecole nationale des chartes）、高等研究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的畢業生，經院長及教授指派，都可以請求爲候補研究。期限一年，但可以請求延長一年。羅蘭在羅馬住了兩年（一八八九—一八九一年）。

⑦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rue d'Ulm, à Paris，造就高等和中等教育各種師資，凡十八至二十四歲的文科或理科學士都可以應考。修業期限三年。羅蘭於一八八六年秋天入學，一八八九年秋天卒業，會考及格。

的德國裏面統治得這麼久，使德國不能成爲一個現代國家，——羅蘭將要從他出發去重新發見世界以及重新改造世界的這個德國青年，他一點不讓羅蘭知道地把羅蘭領到他時代的悲劇裏面，領到那個行將爆發的衝突的焦點。

而這個在羅馬作的選擇，這種沒有真正下筆的十年的夢想，在二十五年之前就注定了羅蘭要做在混亂之上^①的作者，我覺得直到現在還沒有人相當明確地注意到這點，注意到這件事情的使人惶惑的地方，這件事情的值得深長思慮的地方。

我們因此不能不想到把羅蘭和貝基^②兩人的文學上的遭遇撮合的奇異的姻緣，

① *au-dessus de la mêlée* 羅蘭在第一次歐戰時的反戰論文集。初版僅載有兩篇文章，在一九一四年出版，售書收入捐作國際戰俘救濟會的經費。在混亂之上的定本在一九一五年出版。

② *Charles Péguy* 法國當代愛國詩人和散文家，一八七三年生，一九一四年歐戰中陣亡。一八九五年起，他就是羅蘭在高等師範學院執教時的學生。師生的關係不久變成密切的友誼。貝基在一九零零年創辦『半月文叢』(*Cahiers de la quinzaine*)，羅蘭早期的作品構成這刊物物的主要部份。羅蘭最後的著作就是兩卷貝基傳 (*Péguy, 1946*)。

貝基起初把約翰·克利斯朵夫作爲『半月文叢』的基本作品；而爲了使這件事情並不顯得出自偶然，貝基就得在他的幻想在那兒破滅的第一次歐戰裏面陣亡，貝基在第二次歐戰中，在羅曼·羅蘭在那兒壽終的被佔領的法國裏面才真正地得到他的意義；在第二次歐戰時，這些往日互相作對的思想會合起來，羅蘭和貝基並肩地在這個國家的偉大圖案裏面各有位置，對着這件事實註釋家無所適從，人民都發見了自己……

我剛纔祇想講到約翰·克利斯朵夫。我們不能夠用幾句話講完它。在這個作品重版問世的時候，它的什麼東西是活的？它的哪些部份，在今天，看來或許是落伍了的，或許是死亡了的？它還能夠適應當代的感受性嗎？一個青年，與這個世紀初葉的讀者相比較，是在這麼新的條件之下教育出來的，例如一個被流放的人，或是在一九三四年兄弟鬩牆^①的人的兒子，或是一個喜歡看書，並且參加過西班牙內戰的工人，或是一個一九四

① 一九三四年春，法國政局在斯大威斯基案之後，非常動盪，左右翼黨派時常發生衝突。

九年的礦工，總而言之，即是這個廣大的新讀者羣。他對於一個六十年前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學生所寫的作品會有什麼感想呢？當我手裏拿着這本書，很費勁地將我在十六歲初讀這部小說時的回憶，和我現在重讀這部小說時的感觸分開，當往日像一些女性一樣環繞着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搖籃的威脅重新出現的時候，我首先想到的主要地就是上面的那些問題……

因此，就在舉世的人民把共同促進和平的人派到巴黎來^①的時候，就在有人把祕密武器擦得雪亮的時候，我要爲你們重讀這部聖經紙印刷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有幾分像往日人們在愛尼乙特^②裏面，找尋命運的預言一樣……

① 作者執筆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保衛世界和平大會正在巴黎舉行。

② Enside 拉丁大詩人魏琪爾 (Virgile) 的著名的史詩。

二 心的勝利

『爽直地說話！不加塗抹不加修飾地說話！爲了被人理解而說話！不是被一羣精細的人理解！而是被千萬萬人理解，被純樸的人理解，被卑微的人理解。而且永遠不要害怕過於被人理解！沒有陰影和沒有遮掩，明白而堅定，必要時笨重地說話！有什麼關係，假如你因此和土地維繫得更緊些！而假如爲了使你的思想更深入，需要重述相同的說話，重述吧，深入吧，不要找尋別的字句：不要讓一個字給聽掉了！使你的說話就是行動！』

這是在『半月文叢』的時代，羅曼·羅蘭所信守的原則，也是約翰·克利斯朵夫的著者所遵奉的原則。在最近發表的致瑪爾惠達·封·梅森堡的一封信裏面，他這樣描述（一九零二年九月十三日）那部剛剛下筆的小說：

『我的小說是一個人一生的歷史，從誕生到死亡。我的主人公是一個德國大音樂家，爲環境所迫，他從十六歲到十八歲起，就在德國國外，在巴黎，在意大利，在瑞

● Malwida von Meyenburg 小姐一八一六年誕生於德國嘉色爾(Kassel)，羅爾二十一歲在羅馬遇到她的時候，她已經七十二歲了。她早年因爲思想前進脫離了家庭，在漢堡共產黨人辦的一個教育學院作事，曾創辦并主持一個根據埋性論的原則的學校，直到一八五二年被漢堡警察干涉和驅逐，乃逃亡英國。她靠授課和翻譯維持生活。在倫敦結識了許多歐洲逃到英國的進步人物如馬志尼(Mazzini)赫爾岑……等人。一八八二年，卜居意大利，在羅馬結交瓦格納、里斯特、加里波里的、尼采、易卜生……等人。從一八八九年年末，羅爾住在羅馬時，作了她的客廳的最熱烈的客人。羅爾在道德上受梅森堡女士的影響很大。他在給保爾·賽匹(Paul Seppel)的一封信裏面曾講到這種影響：『經歷過多少貧苦、憂愁、卑鄙的行爲之後，由於她的淨化的、安祥的、清明的、永遠年青的心靈放射出來的光輝，她給我一種影響，也如給別的人一樣。』從一八九一年起，直到一九零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梅森堡女士安然逝世之日，羅爾和她每個星期都有通信，她的信把『老人給青年的祝福』帶給她的青年友人。他們的通信集在今春發表。